

论突厥语对伊犁回族语言文化的影响

沙彦奋

(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新疆 伊犁 835000)

摘要: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,新疆伊犁回族在以汉语为通用语言的基础上,也使用突厥语。突厥语对伊犁回族语言和文化的影响说明,在多民族地区语言的“借用”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适应是比较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。

关键词: 突厥语; 回族语言; 文化适应

中图分类号: H5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0-7873(2012)01-0083-04

“语言与民族的关系具有复杂性的一面,所以我们认为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,但又不是唯一的特征。语言和民族是两个概念,它们各有自己内部的发展规律,对于外界的影响也各有不同的反映方式。”^[1] 汉语是回族通用的语言,但因地域不同而形成多种方言。对于回族使用的语言,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,“有的称‘回族汉语’;有的称‘回族话’;有的认为回族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民族变体,不同地区的回民语言是地方变体;还有的将回族词语不同于汉语的地方称为‘回族汉语嵌词’;刘丹青《南京方言词典》以‘回民用词’标示所收入的南京回族词语;马学林将回族语称为‘回族内部语言’;李生信指出,回族使用的汉语已经是完全回族化了的汉语,”^[2]等等。笔者以为,由于历史原因,回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,未能保存自己的语言,而且在转用汉语的过程中与不同民族交往,大量地“借用”和“移植”了许多其他民族的语言,最终成为颇有自己特点的汉语。在新疆伊犁,回族因与其他民族长期共同居住,相互接触,受这些民族的影响较深,其所使用的语言较为复杂。其中影响最深的当属突厥民族,如哈萨克族、维吾尔族等民族的语言,这些语言渗透到回族文化的各个方面。在列维-斯特劳斯看来,语言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影响比较深,尤其对文化结构的影响,人的思维结构,与语言的结构联系比较紧密。^[3] 通过语言,可以透视民族文化的内涵,“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。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,都会在语言中留下痕迹。语言史的研究,其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弄清楚语言本身的语音变迁、语法嬗变、词语源流等问题,为现实的语言现象提供历史的解释,而且能够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、文化交流提供直接的或间接的解释和证明”^[4]。

一、突厥语对伊犁回族语言的影响

多民族共居的地区,文化适应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,“人或民族都具有天然的文化适应的本能,文化适应能力则意味着对自己、对自己民族文化以外的客观环境的顺应能力。”^[5] 新疆伊犁是一个突厥

收稿日期: 2012-05-01

作者简介: 沙彦奋(1980-),男(回族),宁夏固原人,编辑,主要从事民族学、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。

基金项目: 伊犁师范学院一般科研项目(批准号: 2011YNYB029)

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,突厥语和汉语是当地通用语言,特别是在农牧区,突厥语成为通用语言,如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等。伊犁回族正是在这种语境下,主动地适应当地民族文化。语言适应是伊犁回族与当地其他民族交往、接触的前提,是伊犁回族与其他民族和谐共处、共同发展的基础。因此,在社会交往中回族需要通过“移植”和“借用”其他民族的语言。而语言的“移植”和“借用”成为回族适应当地文化的主要路径,并成为回族语言的一大特点。在伊犁,回族所说的汉语,被称为“回族话”或“回回腔”。这种称谓,主要是源于回族语言的特点——“移植”和“借用”。

1. 伊犁回族“移植”和“借用”突厥语的词语

一般情况下,回族使用汉语,但在新疆伊犁多民族地区,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等突厥语族语言被广泛使用,这就促使当地回族在汉语表述中夹杂着其他民族的语言。如,维吾尔语借词在伊犁地区回族的话语中常见。我们把这种现象视为语言的“移植”和“借用”。

第一,名词的“移植”和“借用”。

巴扎:集市

我们到巴扎去给家里买一些家具。

麻扎:坟墓

每个星期五,我们回族人都要的麻扎上去转一下,看望一哈(下)亡人。

麦里:村庄

我们这个麦里的人关系都很好,民族团结,邻里和睦。

馕:烤饼

我们回族人都很喜欢吃维吾尔人打哈(做下)的馕。

第二,副词的“移植”和“借用”。

arang:总共,一共,仅仅

现在的孩子都比较稀罕,我们不能虐待他(她),arang(仅仅)一个孩子。

我们麦里的人比较少,arang(总共,一共)十几户。

2. 伊犁回族完全使用突厥语

有学者认为,古代维吾尔语对回族语言的影响很深,如丁克家言:“13世纪初叶蒙古人西征,葱岭东喀什噶尔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回鹘(回鹘)人的后裔,同葱岭西的中亚及波斯、阿拉伯广大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不同民族,大批签发或自行迁居到东方来,这部分人迁到内地以后,逐渐地融合于回回之中,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古代维吾尔语。现今中原、陕西等地的回族汉语中仍有少量的维吾尔语词汇,在日常生活的特定语境中使用。”^[6]

目前,伊犁地区各民族的分布情况是“大杂居、小聚居”,回族与其他民族杂居的现象较为普遍,如新源县、昭苏县和尼勒克县是哈萨克族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,这里的回族基本都会说哈萨克语;伊宁市、伊宁县、霍城县是维吾尔族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,这里的回族基本都会说维吾尔语。更有甚者,一些回族的语言完全被突厥化,使用哈萨克语或维吾尔语。“生活在这个多民族、多宗教、多语言文字、多种生活习俗并存环境中的回族大众,与各族人民互相学习、互相依存、互相促进、共同发展,他们与新疆各族人民经济互补、文化相适、命运相连。在语言方面,他们善于向邻近民族学习,从总的情况看,生活在伊犁、南疆的回民,大都懂维吾尔语;生活在焉耆、和硕、和静一带的回民,大多懂蒙古语;生活在阿勒泰、塔城一带的回民基本懂哈萨克语。”^[7]

个案:回族语言的维吾尔化

笔者曾巧遇参加一次回族家庭的婚礼。主人与参加仪式的十几人,在一起聊天。聊天过程中,他们一会儿维吾尔语,一会儿汉语,一会儿混用维吾尔语和汉语。作为居外人,我在其身边旁听。我问主人:这些人都是维吾尔族?主人笑了笑说,我们都是回族。他们是我的好朋友,就和自己的亲兄弟一样。因为我们都是外来人,在这里势单力薄,遇上事情,尤其是红白喜事,如果没有互相帮助很难的。我们十六

个回族朋友,一家有事大家齐上,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。看到这样的情况,我很好奇,心里想为何一帮回族在一块儿,不说汉语。我带着好奇心,去询问了其中的一位。他说“我是宁夏西吉县人,小时候跟随父亲离开家乡,到新疆生活。我们从小和维吾尔族一起长大,就学会了维吾尔语。经常说汉语,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说维吾尔语。”

3. 伊犁回族语言使用情况分析

在民族多语言地区,回族使用的语言体现出地域性、民族性的复杂特点,主要表现为多种语言的兼用和混合使用。游汝杰、邹嘉彦认为,“语言接触大致有四种结果:一是语言的同化;二是语言的借用,以词汇的输入和输出为主;三是语言的融合,即产生洋泾浜语和混合语;四是双语现象的产生。”^[8] 尽管伊犁回族所使用的语言以汉语为主,但突厥语在其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亦较为常用。按照游汝杰、邹嘉彦两位学者的观点,伊犁地区回族在与当地突厥民族交往和接触的过程中,首先为借用其语言,其次为转用突厥语。人口较少的回族处于突厥民族较多的农牧区时,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性,他们与外界交往的机会较低,导致他们完全转用突厥语;而在一些民族杂居的地区,回族的语言表现为混合形式,如与哪个民族交往,就说其语言,或者在一句话中出现多民族语言的词语。因此,我们可以看出,回族语言的丰富多样性,与回族的社会发展历史密不可分。

二、突厥语对伊犁回族文化的影响

从唐宋时期的“番客”回到先民到现在的回族,其语言经历了多种变化,即从波斯语、阿拉伯语到汉语,又从汉语到其他少数民族语言(突厥语)等。这些丰富的语言经历带给回族多样的文化内容。在民族语言并存的伊犁,各种民族语言的接触和碰撞改变了单一的、传统的文化,很多民族的文化都呈现出多样性特征。“语言接触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,既用来研究语言亲属关系,也用来探讨民族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,是研究语言演变的重要途径,也是研究人类文化演变过程的一种方法。”^[9] 回族文化在汉文化和突厥民族文化的影响下,最终选择二者,但突厥民族文化的影响比较深。

1. 对伊犁回族教育的影响

对于多民族地区来说,教育的选择有多种方式和途径,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教育选择。对于回族来说,一般都要接受国民教育,民族文化教育由社区清真寺或初级社会群体的家庭来完成。新疆现有三种学校:汉语学校、民语学校(少数民族学校)和民汉合校。然而,在伊犁,部分回族从小接受维吾尔语教育,而且此现象较多发生在回族与维吾尔族的杂居区。高考时,回族也与维吾尔、哈萨克等民族一同加入“民考民”的行列。据了解,此类现象发生的原因有三:第一,回族与维吾尔族杂居程度较高,且回族人口数量占少数,当地社会交流语言和家庭使用语言均为维吾尔语;第二,当地没有汉语学校,只有民族语学校;第三,回族人的主观意识所致,属于自愿选择。

2. 对伊犁回族婚姻观念的影响

“婚姻作为人类繁衍生息的一种稳定的社会文化现象,其社会功能是不言而喻的,回族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,其婚姻时时处处都表现民族性、宗教性和地域性特点。”^[6] 民族性主要表现为族内婚姻形式是回族文化认同的基础;宗教性主要表现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之间的婚姻形式。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,回族的婚姻圈,一般都被框定在信伊斯兰教的民族当中,这些民族之间互相嫁娶较为普遍。处在多民族杂居的伊犁地区,虽然回族与维吾尔、哈萨克等突厥民族之间的民族差异性较大,但是共同信仰伊斯兰教。尤其是回族对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的使用,更使得族际之间的婚姻有了语言障碍。在被调查人群当中,有21%的人认为他们身边的回族和维吾尔族通婚,但也不是很多;80%的人对这类族际婚姻表示“无所谓”的态度,63%的人表示支持。由此看来,回族人对于族际婚姻是认同的。这种婚姻组建起来的家庭,文化认同的民族性大多弱化或淡化,而凸显宗教性特点。

三、结束语

在多民族地区,语言的“借用”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适应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。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文化占主体的新疆伊犁地区,回族受强势文化强烈影响,而且由于文化特质的相近与相似,在交往过程中,回族对维吾尔、哈萨克等民族的突厥文化容易接受。因为“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被接受或抗拒,视其对接受一方的效用和适应性而异。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接受外来文化的传播,看这些文化与《古兰经》是否协调”。处于维吾尔、哈萨克等突厥文化相对为强势文化的文化区域内,外儒(汉文化)内伊(伊斯兰文化)的回族文化的适应,也是文化适应或文化生态选择的一般过程,导致其突厥化倾向突出。

虽然“双语教育”作为民族地区得到大力提倡和推广,但是大部分回族人都是在“双语教育”或日常生活交往中习得维吾尔语。新疆伊犁回族对当地突厥民族语言的适应,是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一种“接应”。一位哈萨克族说:“回族人都是比较聪明,同样都生活在新疆多民族地区,多数回族人都会说维吾尔语或(和)哈萨克语,但大多数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就不会汉语,或汉语水平很低。”回族对当地突厥民族语言的选择和使用,改变了回族传统的“外儒内回”的二元文化结构,而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民族特征,也丰富了当地回族语言和文化,致使回族文化发生了变迁,这是文化适应与生存选择的正常民族文化范式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林耀华. 民族学通论[M]. 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2005: 70.
- [2] 尹世玮. 回族用语研究回顾与思考[J]. 回族研究, 2010 (3).
- [3] 列维-斯特劳斯. 结构人类学[M]. 张祖建, 译.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06.
- [4] 杨占武. 回族语言底层与回族历史文化遗产[J]. 回族研究, 2011 (2).
- [5] 马平. 回族心理素质与行为方式[M].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1998: 18.
- [6] 丁克家. 回民语言及其文化属性[J].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, 1995 (1).
- [7] 王平. 新疆回族驼运业的调查与研究[J]. 回族研究, 2006 (3).
- [8] 游汝杰, 邹嘉彦. 社会语言学教程[M]. 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04: 195.
- [9] 贺群. 新疆突厥语族语言接触的定位与演变规律[J].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, 2012 (2).
- [10] 黄淑娉, 龚佩华.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[M]. 广州: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 1998: 212.

Impact of Turkic Family Language on Ethnic Hui's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Xinjiang Yili

SHA Yan – fen

(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Yili Normal University , Xinjiang Yili 835000 ,China)

Abstract: Due to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reasons , ethnic Hui in Xinjiang Yili use both Chinese as common language and other Turkic language. This influence suggests it'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loan and migration are inevitable in language multi – ethnic areas. Cultural adaptation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s a kind of so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which is inevitable , irresistible , and indelible.

Key words: Turkic family languages; ethnic Hui's language; cultural adaptation;